

中国京剧现代化之我见

丁志杰（河北省石家庄市京剧团 050000）

中国京剧，又称“皮黄”，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腔调组成它的音乐素材，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昆曲曲牌。它在1840年前后形成于北京，盛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红火时全国有专业京剧院团上百个，现在它仍是全国最具影响的剧种，被称为“国剧”。京剧剧目十分丰富、表演艺术家众多，群众基础十分广泛。北京时间2010年11月16日，这一历经两个世纪锻造的国粹艺术又增添了新的头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非遗”。这不仅是对其文化价值与审美品格的世界认同，更是一份中国京剧人面对世界目光的郑重承诺，意味着世界以人类的名义将京剧这份人类文明的瑰宝托付给了中国。

当代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时代，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也被裹挟进创新、改革的时代洪流，求新求变的呼声不绝于耳。而京剧申遗的成功，又向我们提出了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遗产，或者说传统的问题。按照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保持项目的原初状态。而近年来无论是在京剧舞台上还是理论研讨中，一些不顾戏曲美学特质，随意对其进行所谓“现代化”改造的改革和创新很多是与京剧美学特征相抵触的，以至于使其迷失了自我，更谈不上传承。

事实上，自打诞生的那一天起，200多年来，京剧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改革”的诉求；而近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不断改革和吸纳，使京剧艺术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梅兰芳等一代京剧大师，适应时代需求，基于自身艺术实践积累，对京剧从表演到唱腔进行的改革，无疑对京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戏曲表演艺术的飞跃发展，功不可没。时代的各种信息在京剧身上留下了不断创新的烙印，尤其是近几十年，求新求变几乎成为京剧的“基本国策”。似乎真像有些人所说，变则生，不变则死。后事实上，变并不是活的必然保证，只是给活下去增加了一些概率。苹果和梨嫁接，叫苹果梨，既非苹果，也非梨。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量到质的临界点，越过这个临界点，此物就变成了彼物。这一点，在赵丽蓉、巩汉林等的小品《如此包装》中，体现得很清楚，经过包装的评戏是否还称得上评戏呢？

作为继昆曲和粤剧之后第三个进入世界非遗名录的戏曲剧种，京剧既有昆曲那样经典化的追求，形成了相对凝固的深厚的历史传统，且深受主流文化青睐；同时也像粤剧那样有很强的民间基础，全国各大小城市的公园和空地，常常可以看到戏迷票友们的身影；而在海外的艺术界和学术界，京剧往往就是戏曲乃至中国传统舞台表演艺术的代名词。京剧的传统剧目以及融会在大量的经典剧目里的表演手法，虽然

在近半个多世纪流失相当严重，但是相对于其他传统剧种，若干年来，京剧的传承与保护已经取得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卓越成就。

正如有关者指出的那样：京剧申遗成功对京剧来说是个福音，首先不在于京剧可能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而是获得了一次对百年来京剧变革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有了重新确认究竟哪些是属于京剧原汁原味的东西的理由。这些年来，我们昂首阔步向前走，甚至来不及回头留意一下自己走过的脚步。京剧的确新了很多，也变了很多，但是，有多少东西沉淀为京剧的遗产和传统，融入京剧本身，成为京剧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呼啸着前进，摧枯拉朽，等到有一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才发现，身后已经一无所有。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年来，京剧从话剧舞台移植了很多东西，不能说这种移植毫无意义，也不能说没有获得成功的作品，但是，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它所带来的水土不服和排异现象，甚至使得京剧有了“性命”之忧。说到底，这种改革或创新，与京剧的美学特征是相抵触的。然而，问题又绝非舞台实景、声光电化这么简单，而是对于京剧的美学特征的明确体认，在于从根本上确认，京剧从本体上说究竟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是现实的反映，还是心物交融？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模棱两可，南辕北辙，不能取得共识，那么，我们也就无法判断究竟哪些是属于京剧“原汁原味的东西”，而传承和发扬就更谈不上了。

在这里，我想我们有必要再提解放思想。事实上，解放思想并不总是和创新相联系，有时它也和守旧相联系，和回到传统，重新认识遗产的价值相联系。京剧艺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传统剧目的发掘，传统流派的继承，包括传统的经营模式和剧团管理模式，都是值得我们积极面对的。而对新剧目创作的过分关注，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京剧艺术家们传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热情与保护机制的建立。当政府越来越多的资助主要流向新剧目创作时，就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挫伤致力于传承的艺术家们的热情。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市场化的环境里普通观众求新求变的趣味，但是从文化发展和遗产保护的长远眼光看，政府以及文化人、包括戏剧理论家们自当超越一时一地的考虑，超越普通欣赏者的立场，以更开阔的视野，呼吁并推动京剧传统的完整继承。在此基础上的改革和创新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才不会南辕北辙。

总之，京剧现代化，无论怎样创新、求变，最根本的是京剧还要姓“京”，不管出于怎样良好的动机，都不应以丧失京剧之所以为京剧的本质规定性为代价。一旦失去了它的本质规定性，京剧也就不存在了。